

那时群英会

马克

日前,路过久违的朝阳区三里屯,发现这里时尚、新潮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与我印象中的色调相比,简直变化太大了。走过当年穆斯林餐厅的位置时,我努力搜寻着以往的蛛丝马迹,当年穆斯林餐厅群英会上,京剧名角们声情并茂的唱腔仿佛再次在耳畔响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工人体育场东门武警总队机关工作,所在的司令部直政处负责与地方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开展警民共建工作,因此与三里屯地区的地方党政机关、学校、幼儿园等来往较多。

那时,三里屯大街路南有一家临街的穆斯林餐厅,大门上方悬挂一方由杨静仁手书黑底金字的“穆斯林餐厅”牌匾,餐厅经理姓何,是一名京剧票友。

街道办事处常在这家餐厅里经常举办一些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年一度的群英会,也是每年春节前后在这里举办的京剧票友联欢联谊活动。参加活动的除了街道邀请的驻地部队、地方机关等代表,其余就是一场首都京剧舞台上,甚至于文艺舞台上的名角儿了。

依稀记得,当时经常参加群英会的有袁世海、梅葆玖、张学津、叶少兰、冯志孝、赵葆秀、骆玉笙等戏剧界名人,还有当时刚刚斩获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的电影界著名演员王铁成等人。

每次举办联谊活动,只要舞台上开场锣鼓一响,餐厅里叫好声一片,不管外面天寒地冻、呼啸的寒风如何肆虐,联谊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大家个个脸上挂满了节日的喜悦。当时,餐厅的墙上还挂着一块“中国戏迷协会”的牌匾,牌匾下的一块空地就是唱戏的舞台,演员和台下热情的观众基本上都在一起,现场互动很方便。

经理何先生是京城资深戏迷票友,也经常到舞台上给大家助兴露一手儿。他经常唱的是马派的《苏武牧羊》《借东风》等片段,唱腔韵味十足,颇有功底。梅葆玖先生参加活动时经常穿的是一身西服,头发打理的油光锃亮,双目炯炯,精气神儿十足。还记得,当时他唱的比较多的是《大登殿》。梅先生娓娓道来的台词一出口,全场便是一阵潮水般的掌声。张学津先生唱的多是诸葛亮的唱段《借东风》。张先生马派唱腔,穿透力极强,现场观众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当时,王铁成先生每次来参加,总是带着他年二十岁左右的儿子王蔚平。王蔚平患有先天性智障,但是对舞台上的音乐节奏很敏感,因此总能看到他在舞台上打小锣十分投入的样子。

后来,随着三里屯城市改造建设步伐的加快,当年的穆斯林餐厅早已不见了踪影。但是,那时群英会上一个个京剧名角儿优美的唱腔还在我脑海深处,挥之不去。

春江横渡

王天生

长江上的古渡口,是一个让人暗生离情别绪的地方。有告别与开始,回首与前眺,混沌与清晰……尤其是在下游宽阔的江面,一船颠簸横渡,更有着一眼望千年的苍茫。

不知古人从前是怎样渡江的。那时的江岸,是否风雨烟波,激浪排空,孤身一人对沙鸥,水天寂寥?

在没有桥的日子,两岸迢迢,一条江,大地上的一道裂岸天堑,可以想见,有人赶路,气喘吁吁,芦荻翻飞,江边饮马。这样想时,“渡江啊——”昆曲《渡江》里,那一声散板的苍凉,踩一枝青苇,飘然北上。

西津渡,唐时叫金陵渡,长江下游南岸的古老渡口,在镇江云台山麓。一千多年前,一位衣衫朴素的诗人来到这里,投宿江边,夜不能寐,写下《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想那时,古渡口一条繁华商街,分布着客栈、酒肆……诗人站在小山楼上眺望夜色,冷月西斜,寒潮初落,内心寂寞凄凉。

古渡不只是汨汨浪涌于古人诗中,也留下岁月风雨冲刷不去的印迹。那条老路的青石板路在脚下延伸,石缝中间留下深深的车辙痕,诉说着前朝旅人的迟疑、彷徨。

青山隐隐水迢迢。多年前,在江之北岸,我从杜十娘沉女百宝箱的地方渡江,天青色的熹微江景里,遥见一古代青衣女子独立船头,衣袂飘飘,将半生积蓄,一腔真情,付诸东流,倾倒在这解缆启航的水域天际,冷风吹得芦苇哗哗作响,渡江倒成了在古人的爱恨情仇中穿行。

觅渡,古人出行时的张望神态。“扬子江头几问津,风波如旧客愁新”。五百年前,明代诗人张弼走在回家乡的路上。少年时,漂泊在外,追逐人生名利;人到中年,一条江横亘面前,眼看着江面上涨,觅船不得,独坐江边叹喟。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三白,是从江阴渡口寻船北上的。无奈待渡的日子,雨雪际会,滞留于一小客栈里,身上银两渐稀,终归是一个姓曹的江北人资助,水声哗然,悄然北上,往岸上去了。

董小婉从十里秦淮迁居水绘园,也是要渡江的。不难想见,一个娇弱的古代女子,端坐在一叶扁舟上,在江中左观右望,江天与水天共一色。这时候,可以想象,船渐近,舟楫摇晃,江北岸上,景物清晰,有雄鸡啼鸣,野村稀烟。

一条江,对凡人来说,很不能像鸟有一双翅膀。我出生在滨江小城,对岸是江南。常怀念过去那种觅渡出行的方式,也固执地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对江河天地的膜拜。鸪啼鸣的初夏,约二三名好友到江边吹风,挖螃蟹。

我们坐在江边看风景。朋友说,要是有一条小木船,真想渡江一回。已经好多年不渡江了,现在渡江,都是从大桥上过,江南也没有了古诗中的遥远意境。

朋友坐在一块石头上,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抒发一个小人物的质朴梦想。想坐在一条船上,渡江的船没有动力只有桨,从江岸顺流而下,在下游七八里的地方一把抓住对岸一根随浪飘摇的芦苇,就到了江南。

渡,是一种内心的浸濡。坐船渡江,也成了一件既遥远又风雅的事。就像一个人,有酒醉的感觉,慢慢地,走进湿润的梦里。



窗台花瓶里的花 保罗·高更法

校园“小人物”记忆

月薪也不过60元左右。

年底抑或新学年开始,我终于叫她把被子拿去洗了一次。早上拿去,傍晚已晒干折叠好送回。当时心想:“怪不得她每天都起得很早,不然根本不能晾干。”

后来又找她洗过几次,也似乎没再为洗被子发过愁。不知我们毕业后,她是否还在学校里洗被子,也不知她们以此为生是否顺利。

学校男生宿舍楼几乎都在一块靠近院墙、地势比较高的坡上,大多是四五层楼的建筑,外观也差不多,大约有七八栋之多,中间夹杂着稍低一点的教师宿舍楼。

就在一栋教师宿舍与学生宿舍之间,有一横排小小的砖房,是补鞋工人的工作间,有一男一女两位补鞋匠坐在门口,整天不停地忙碌。

男的年纪较大,看样子已过六十,满脸风霜、皱纹;女的年轻许多,估计也就三四十岁,微胖,肤色较白。他们的前面摆着专门用来补鞋的手摇缝纫机,还有一只木箱,木箱里装着钉子、皮子、胶水、针线等什物。

两位补鞋匠几乎每天坐在那里,不是敲敲打打,就是摇动补鞋机,或涂胶水粘皮子,

从来没见过他们放下手中的工具。他们的门前,也是人来往不断,常有学生等候在那里。

我也在这两位师傅的摊位上补过鞋,在女师傅那里要多些,因为她人更和蔼,还会聊天。我记得她问我是哪里人、读几年级。

记得第一学期结束,即将放寒假,我去找她修鞋,校园广播里正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妈妈的吻》,我也跟着哼唱了几句,女师傅听到后,笑着说:“想妈妈了吧,马上回家了喽——”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心头却觉得温暖。

毕业前一年,我还遇见了一群一般同学很难见到的学校女工。她们是学校印刷厂的印刷工和装订工。

那一年,学校的学生诗社几经争取,终于被允许出版一期诗刊。当时诗刊已经全部印出,只是还没有装订。系里说,有些诗不适合发表,需要把这些作品撤下。

我当时是诗社的负责人,便承担起了去装订工裁撤这些作品的任务。事隔多年,记不得那个作坊式小厂的具体方位了,大约是过了食堂还往前走,再拐一个弯,有一座用于做实验的小楼,那小厂就建在楼顶上,像是盖在楼顶的“阁楼”。



山水(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描绘文士们于山水中或垂钓、或会友、或读书等,一派隐居山水的情调。房舍与庭院等细节有明代吴派绘画遗韵,然山体更讲究走势,苔点密布于山棱线以模拟山体量感,应为十七世纪以后受董其昌画风与理论影响的作品。此种青绿设色与皴染并用的作品常归于赵孟頫名下,为明代中后期发展赵孟頫青绿风格的成果。

运河春光

汪丽丽

感受到当年通州的旖旎风光和人文景观。

有文献记载,曹雪芹家族在北京通州张家湾曾有田地和当铺。1992年,曹雪芹墓葬石刻也正是在张家湾出土。在张家湾公园内,设有一处“曹石印记”景点,景墙、漏窗通过诗词和浮雕娓娓道来这位文学巨匠与张家湾以及大运河的故事。大运河畔的曹雪芹世家与运河有着解不尽的情缘,鸿篇巨作《红楼梦》中也包含着浓郁的大运河情结。《红楼梦》

的博大精深,运河文化的广博厚重,有着说不尽的绵绵话题,道不尽的文明瑰宝,让人迷之不渝,探之不可穷矣。

这些美的诗篇,美的故事,发源于运河,生发于运河,传承于运河,像这条流动的飘带一样,流了千年,绿了千年,美了千年。2022年京杭大运河首次全线贯通,京津冀实现旅游通航,千年古韵焕新生,生生不息运河水,风华绝代,款款走来。运河上皮划艇、浆板、

游船星星点点、往来穿梭,运河畔公园美不胜收、连线成片,紧紧依偎着运河两岸,游人如潮,熙熙攘攘,如过江之鲫,完美诠释运河烟火气息,美好生活应“运”而生。

人间四月天,世上桃源境,地上杨柳风。这个假期,感怀一回诗人的漫步,留恋运河轻灵的春光,遐想水光浮动的舞步,运河花开,锦绣长河,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水脉文脉交融,千年运河“诉说”古韵今风!

北京味道

王海滨

乙巳《风波》《明天》等著名小说中,都把这家酒店作为重要背景,使之名扬海内外,成为了浙江菜的老字号。现在,北京各个区几乎都有分店,经典菜系是醉虾,鲜、美、绝。

近几年,湘菜在北京竞争激烈,湘爱餐厅算是冲出一匹“黑马”。花园式风格设计、口味精致,招牌菜是洞庭湖蒸鱼头,鱼头百分百是从洞庭湖空运而来,无添加的鱼肉嫩滑细腻,汤汁的麻辣鲜香。不足是价格略贵,鱼头制作时间也偏长。

粤菜具有鲜、嫩、爽、滑、浓等特点,但纵观各大菜系价格,也是价格较为昂贵的菜系,不宜寻常宴请小聚。

如果问北京味道属于哪种菜系,还真不好说。有人说北京味道是北京烤鸭的味道,是驴打滚、艾窝窝、豆汁焦圈、冰糖葫芦的味道。已故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老演员李健,可能会说是记忆里夏日冰碗的味道。

冰碗曾是什刹海荷花市场特有的应时消暑鲜品。把白莲藕切片、去芯鲜莲蓬子、鲜菱角、芡实四样掺在一起,谓之“河鲜儿”,在小碗底垫上天然冰的小碎块,上边放上“河鲜儿”,撒上白糖,就称之为冰碗。

《天桥杂咏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六月炎威暑气蒸,擎来一碗水晶冰。碧荷村出清新果,顿觉清凉五内生。”

很多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喜欢到簋街小聚。夜晚的簋街灯影闪烁,各店堂内都是觥筹交错,一条街的空气中弥漫一种属于夜晚的味道,属于年轻人的味道,属于那种南北通融东西交汇的味道。

不想吃中餐,想吃西餐,北京有吗?朋友说,法餐有三宝,鹅肝、松露、鱼子酱,而这三样在北京的法国菜餐厅都可以享用到,且味道纯正,堪比法国国内。坐落于云霄路的福楼法餐厅就是最有特色的一家,曾一度是

我国有八大菜系之说,分别是川菜、粤菜、鲁菜、苏菜、浙菜、闽菜、徽菜、湘菜。在北京,这八大菜系都有正宗地道的代表。

清末民初,北京人追捧的餐饮业八大楼,主营都是鲁菜。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更是深受喜爱。鲁迅曾在日记里写道:午后胡适之至,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后来,鲁迅还去过东兴楼,且对东兴楼的酱爆鸡丁很是喜爱。

川菜,最家常的是建于1950年的峨嵋酒家,京剧大师梅兰芳亲题的牌匾,其官保鸡丁是一绝。东直门交通枢纽往东几百米也有家川菜馆,主营盐帮菜,味道正宗,不过特色菜——兔头,需要提前预订,否则可能会跑空。

北京饭店开国第一宴就是淮扬菜,正宗浙菜。浙菜的代表还有咸亨酒店。当年,鲁迅的堂叔周仲翔等在绍兴城内的都昌坊口开设了一家咸亨酒店,后因鲁迅先生在《孔

分拣线上的舞者

杨蒙

真正的舞者 是不分性别和年龄的

在地眼里 扫描、转身、投篮、回位、扫描…… 每个动作都是一面隐形的多棱镜 照得见她舞动的每个细微处 照得清她投入的眼神

这是快递成千上万的舞台之一 每个舞台 在成千上万的舞者心中 都是心灵的中央

快速速度的公式 是由收件员、分拣员、司机、调度员 组合而成 是每个岗位绚丽的数据集

有人说 快递人每个家的幸福 成就了今天 也有人说 每个忠于职守的舞者 成就了未来

我记下每个舞者的身姿 记住了他们纵横时空的背影 以及多棱镜中的每双眼睛 记住了一个分拣员的勤劳瞬间

“人间四月百鸟鸣,运河桃花始盛开”。“五一”假期,踏入这里就仿佛走进了花的海洋。徜徉运河畔,眼望穿行游船,寻觅林中书屋,赏一波运河春光,美哉,乐哉,悠哉!

遥想乾隆当年,途经京杭大运河北段,千帆过尽,万舟群集,盛世漕运。800多年的北京城,因河造城,因水灵动,因运通达,因文兴盛,素有“漂来的北京城”之说。

这是一条史话两千多年至今生生不息的流动印记,镌刻了无数能人志士,墨客骚人,文艺学子驻足感慨,小住怡情,久居养性。《古塔凌云》是王维珍进京赶考路过通州时所作,这座古城“景物之阜庶,闾阎之喧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还创作了《通州八景》《潮县八景》《文昌阁十二景》,并收入《(光绪)通州志》,记录当年到通州时的所见所闻,从中能够

感受到当年通州的旖旎风光和人文景观。有文献记载,曹雪芹家族在北京通州张家湾曾有田地和当铺。1992年,曹雪芹墓葬石刻也正是在张家湾出土。在张家湾公园内,设有一处“曹石印记”景点,景墙、漏窗通过诗词和浮雕娓娓道来这位文学巨匠与张家湾以及大运河的故事。大运河畔的曹雪芹世家与运河有着解不尽的情缘,鸿篇巨作《红楼梦》中也包含着浓郁的大运河情结。《红楼梦》

的博大精深,运河文化的广博厚重,有着说不尽的绵绵话题,道不尽的文明瑰宝,让人迷之不渝,探之不可穷矣。这些美的诗篇,美的故事,发源于运河,生发于运河,传承于运河,像这条流动的飘带一样,流了千年,绿了千年,美了千年。2022年京杭大运河首次全线贯通,京津冀实现旅游通航,千年古韵焕新生,生生不息运河水,风华绝代,款款走来。运河上皮划艇、浆板、

游船星星点点、往来穿梭,运河畔公园美不胜收、连线成片,紧紧依偎着运河两岸,游人如潮,熙熙攘攘,如过江之鲫,完美诠释运河烟火气息,美好生活应“运”而生。人间四月天,世上桃源境,地上杨柳风。这个假期,感怀一回诗人的漫步,留恋运河轻灵的春光,遐想水光浮动的舞步,运河花开,锦绣长河,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水脉文脉交融,千年运河“诉说”古韵今风!

北京法餐首席,即便现在法餐越来越多,福楼法不再鹤立鸡群之势,实力仍不可小觑。至于经典意菜,从亮马桥使馆区的白领地域到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国际高级商业区,再到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9号国宾酒店2层的平民化地段,都可见意餐厅,人人可享。

很多喜欢姜文电影的观众对其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提到的老莫餐厅念念不忘。老莫即位于西直门外大街、毗邻北京动物园的莫斯科餐厅,1954年开业,是俄餐本土化落地最早的一家餐厅。当年,要凭专门的餐票才能进来就餐,能进里面吃饭那是一种“范儿”。

如今老莫已经盛名不再,现在的北京城也不是彼时的北京城了,那时候老莫的西餐一枝独秀,现在西餐可谓遍地开花。北京海淀区玉渊潭南路有一家乌克兰特色的西餐厅——北京基辅罗斯餐厅,建店超过20年,已然成为我们了解乌克兰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乌克兰本土硝烟弥漫的时候,很多北京食客纷纷聚集餐厅里,或吃饭或探望,向乌克兰人民传达最淳朴的中国情谊。

说了那么多,又有友人来京,戏言要吃地道北京味道。我有点犯难,他所说的北京味道该是哪种味道呢?